

人世间

雨雪霏霏

方寸

毛毛刺,绵绵丝,淅沥沥,滂滂沱沱……

这场雨由朦胧写意到粗壮具象,模样越来越清晰。雨刷快速摆动,视线依旧模糊。风携着寒意,在窗外呼啸。雨点儿冻得在车顶跳起踩脚舞,舞步凌乱。跌落前窗的雨点,闪起冰的光芒。

“大雨哗啦啦,小雨淅沥沥,大雨哗啦啦,小雨淅沥沥……”这是小儿子在唱歌,手舞足蹈。

“哗啦啦,淅沥沥,哗啦啦,淅沥沥,大雨小雨快快下。我们笑哈哈,我们笑嘻嘻……”我加入歌唱行列,笑声和歌声带着热气模糊了车窗。我们开着车穿行在城市的道路上,目的地是高铁站,迎接出差归来的爸爸。

生命中有很多这样的场景,虽然风雨交加,但寒意却更助温情。

读初三那年,初秋的一个日子,天阴沉沉的,教室里亮起了灯,白炽灯泡散发着昏黄的光线,视线依旧不清晰。我收拾着书包,不时看一眼窗外的天。

推着自行车准备回家时,乌云更沉了。有人喊我,一扭头,是班主任,怀里多了一件雨衣。雨衣是那种老式的军绿色,不透气,味道也不好闻。在那个家家没有雨具、用化肥袋子做雨披的年代,这件雨衣无疑是个奢侈品。在小伙伴们闪烁的目光中,我接过雨衣。

斜风带着细雨扑在脸上,裹着花生落叶味道的泥土气息钻入鼻孔。越来越暗的光线,越来越粗的雨丝,越来越重的寒意,让我们无暇顾及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悠闲与旷达。

前面的同学理和峰停下来,我们也相继停下来。峰的自行车链子掉了,理蹲下来上链子。这是常有的事儿,我们已经习以为常,差不多都成了上链子的高手。玲的咳嗽更重了,我把雨衣递给她,让她穿上,她一再推辞。伙伴们都劝,她才穿上雨衣,却一直不好意思,几次要脱下来,都被我们劝止了。

小雪如花,飘逸灵动,大雪似锦,安静典雅。雪是精灵,是天使,她来的时候常常令人不觉寒冷。那是一个寒假的冬日,难得有闲,我在长街踢毽子,雪花簌簌而来。仰头凝视,一团团棉絮自天而降,落在脸上,软软的,凉凉的。棉絮大而多,很快周围一片迷蒙,天地之间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正当我沉浸其中时,一个红色人影闯进来,带着一股白菜大包的味道。是邻居五婶儿,手里提着一个纱布包裹,腰里还系着围裙,头上顶着几团棉絮,有的化成了水珠。我暗暗责怪她打破了我的独处时光,那股白菜包子的味儿却真是好闻,到中

午了,我应该是饿了。

“还踢毽子呢,还不回家吃饭?”也不等我回答,五婶儿就走进胡同的第二个门,良婆家。说是门,其实只有门框没有门扇,风与狗可以自由进出。

很久没有看到良婆了,以前她总在长街口坐着。母亲说良婆已经下不来炕,前几天雨结冰,她在院子里摔了一跤。良婆有两个孩子,女儿一家在广东打工,留在那儿了,儿子从小身体不好,是个螺夫,去年也走了。母亲和五婶儿她们常常每顿饭送点儿过去,看来今儿中午五婶儿蒸的包子。

晚上母亲烀的饼子熥的白菜,还煮了地瓜芋头,让我去送。我有些犹疑。我一向怕进老人家,黑洞洞的,还总有一股老人特有的难闻气味儿,这又是在晚上。

我领着大黄,走进那个没有门扇的门洞,从窗户中透出昏黄的灯光,洒在满院清雪上。大黄脚步轻巧,在院子里跑出一圈脚印。推开正间木门,门轴“吱呀”刺耳,大黄先我一步窜进门内,跑到东间汪了凡声。“呦,是大黄呀。嫚嫚来啦?”

“哎,是我,三奶奶。”我赶紧答应着,快步进了炕间,“我妈让我给您送饭。”

“饼子,芋头,地瓜,咸鱼!哎呀,我正想这口呢。”

良婆靠墙坐在炕头,脸上全是皱纹,像干树皮,头发一丝不乱。良婆拿起一个芋头,剥开皮,咬一口,干瘪的嘴唇一努一努的,喉咙里发出满意的哼哼声。“你也吃。”良婆递给我一个芋头。

“你快吃吧,三奶奶,我回家吃。我妈还说让我给您烧几口火。”

“不用啦,中午你五婶儿给我添了几块木头,这一下午炕都热乎乎的。”

我回到灶间,蹲在灶口,灶膛里果然有几块木头,烧得差不多了。我又添了几块进去,估计一晚上够了。

我拿着空盆,跟大黄一起往回走。一路上我俩追追赶赶,打打闹闹。我张开双脚,脚跟对着脚跟,一步一趋,在雪地上织成了一串鞭炮,大黄绕着我绣了一串梅花。我立定,弯腰,捧起一把雪,大黄也立定,仰头看着我。我慢慢松开手,雪花洒落,大黄眯着眼,翕着鼻,迷醉在月光雪影中。

雪停了,月亮爬上来,给落雪的屋顶镶上一层晕边。想起那句诗: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

人的一生难免经历坎坷、苦痛、悲伤,风雪夜归时,只要有一盏灯一堆篝火在等你,我们便拥有了穿越凄风苦雨的力量。

咏物志

灯

曲京溪

煤油灯

夜幕四合,村庄像是被一口倒扣的大锅罩住,黑得严严实实。推开家门,奶奶已点起灯,火焰如豆,发出微亮的光,照得草屋影影绰绰。

那是一盏煤油灯,我大哥自己制作的。大哥先找一个用过的空墨水瓶,用烧红的铁棍或火钩子在瓶盖上烫一个窟窿,再到生产队或有自行车的人家,找一套废旧的手推车或自行车的气门嘴儿,把棉线合拢或把蒲子(香蒲)根部剥去皮,取一段蒲瓤作灯芯。往瓶子里添上煤油,“刺啦”一声划着火柴,油灯就点了起来,黑洞洞的屋子里就亮了起来。

一家人坐在炕上吃饭,母亲晚上做针线活儿什么的,全靠这盏灯照明。

我是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,上村办初中那两年,开始大抓教学质量。冬天,学校开始上早自习和晚自习,早自习一个小时,晚自习两个小时。没有电灯,上早、晚自习得自己从家里带煤油灯,一个班五十多个学生,教室里就点着五十多盏油灯,火焰跳跃,星星点点,汇成一片,蔚蔚壮观。煤油价格贵,不容易买到,有的同学就点柴油。柴油燃烧后产生的黑烟在教室里氤氲,气味刺鼻,熏得不少同学的脸上、鼻孔里常常黑黢黢的。爱美的女同学讨厌这灯,男同学取笑她们“演包公不用化妆了”。

煤油灯,陪伴了我们一代人的少年时代。如今,还不时地从我的记忆里走出来。

罩子灯

罩子灯,玻璃底座、玻璃罩,不过,这种灯要等家里来了客人或过年的时候才能使用,平时是不舍得用的。

1976年,父母跟已婚的大哥分家时,一天晚上,父亲拿出了玻璃罩灯,一手捧着灯罩,一手堵住灯罩的小头,从大头往里哈着气,把玻璃罩擦得锃亮,点了起来,放到了炕上,整个屋子都明亮了许多。

不一会儿,队长和会计来了,会计手里还拎着一瓶墨汁、一支毛笔。父母打发我们到东间奶奶屋里去,嘱咐我们掩上房门。父母和队长、会计说了一会儿话后,大哥推门进了西间。西间门是两扇的,中间有道一指多宽的缝儿,我们好奇地从门缝里朝西间屋里瞅,见会计正趴在罩子灯下,往红纸上写字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在农村延续了千百年的分家书。

马灯

马灯,铁皮底座,铁皮上盖,铁皮固定架,椭圆形的玻璃罩安在中部,严丝合缝。灯点燃后,刮风,风吹不灭,下雨,雨浸不到,我们家乡称作“保险灯”。这种灯平时不大用,只有无月的夜晚,父亲到生产队去给庄稼浇水,雨夜到地里排水时才会使用。父亲身披蓑衣,左手拎着马灯,右肩扛着铁锹归来,至今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

马灯也是妇女们掐草辫必备的照明工具。上世纪60年代,乡亲们的零花钱,主要靠妇女掐辫子。家家户户年老的、年少的妇女,在生产队劳动之余,都掐草辫。夏天的夜晚,生产队的场院里,村里的大街上,到处架着一盏盏马灯,十几个人一帮,围坐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,忍受着蚊虫的

叮咬,边说笑着,边掐着辫子。这时,我会拿一块塑料布,躺在母亲身边,透过树叶的缝隙,看着天上的星星,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不管蚊子怎么咬,我都香甜地酣睡不醒。只是第二天早晨,两只小手上还粘着蚊子被打死后的斑斑血迹。

我们村里流传多年的一个故事,也与马灯有关。冬季农村修“大寨田”那会儿,村支书带领二百多名整壮劳力,到东部一个丘陵村修“大寨田”。白天推车、抬筐运土石方,傍晚收工后点炸药炸岩石。

村支书是老党员,战争年代就是村民兵队长,每次炸石放炮他都亲自参加。这天,天黑后,他拎着马灯,和一个三十多岁未婚的青年去点炮。“轰”“轰”几声炮响后,天摇地动,碎石啪啪落地。男青年见炮已放完,准备撤。但村支书心里盘算着还有一炮没爆炸,便说:“先别走,有个‘哑炮’得去看看。”于是,俩人借着马灯的微光,仔细地寻找“哑炮”。突然,“轰”的一声响,“哑炮”在他们身边炸响。村支书被掀翻了,马灯玻璃罩粉碎,灯架撞了,可身体无恙。当他起身看时,男青年倒在地上,捂着眼睛喊叫。村支书大声喊着男青年的名字,知道他眼睛受了伤,就把他扶到自己背上,一手拉住青年的胳膊,一手提着破碎的马灯,一溜小跑到民工驻地,连夜用小车推着他去了公社医院。经医生治疗,青年的生命无大碍,可惜两只眼睛再也睁不开了。

临近年关,青年双眼失明,家里只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,这年可怎么过呀?

大年三十上午,村支书到青年家里送了大队的慰问品,帮他家贴了对联。傍晚,从家里带着包好的饺子、炒好的菜肴,提着一盏新马灯,来到青年家陪母子过年。村支书对老人讲:“大娘,从今儿往后,我也是您的儿子,您养老的事不用担心。”

正月初一,当拜年的人听说此事后,都唏嘘不已。

汽灯

汽灯,需打上气才能喷油点燃,通常在生产队晚上打场、有文艺演出时才会使用。只不过,这种灯只有大队和生产队里才有,高灯远明,汽灯常常挂在一根高的竹竿或木杆上,照得四周如同白昼。倘若是满月的夜晚,那可真是天上有个月亮,地上有个“太阳”,乡村的夜晚弥漫着神秘的色彩。

这样的夜晚,生产队的场院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。大人们打场,孩子们就在汽灯下追逐嬉闹,疯了一般。大人们拾掇粮食,我们就仰躺在麻袋片上,数星星、看月亮,听老人讲神话故事,编织心中七彩的梦想……

电灯

1982年秋,我参军后第一次回家探亲,见村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,灯绳“啪嗒”一拉,整个屋子锃明瓦亮。农人祈盼多年的“点灯不用油,耕地不用牛”的生活,终于变成了现实。

人类对光明的崇拜和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如今,随着电的普及,农民彻底告别了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,电视机、电冰箱、微波炉、电脑和移动通信工具的普及,让人们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。

电给乡村带来了光明,点亮了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心灯。